

厚

厚

厚

富順

厚黑學

自序

我於民國元年，曾寫一文曰「厚黑學」，此後陸續續寫了些文字，十六年彙刻一冊，名曰「宗吾臆談」，中有一文，曰「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」。十七年擴大之爲一單行本，曰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，近年復有些新感想，乃將歷年所作文字，拆散之，連同新感想，用隨筆體裁，融合寫之，名曰「厚黑叢話」，自民國廿四年八月一日起，每日寫一二段，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，以約有二萬字爲一卷，每兩卷印一單行本，現已寫滿六卷，我本是閑着無事，隨意寫來消遣，究竟寫若干長，寫至何時止，我也無一定計畫，如心中高興，就長期寫去，如不高興，隨時都可終止，惟文辭過於散漫，閱者未免生厭，而一般人

所最喜歡者，是聽我講厚黑學，因將廿三年，北平所印厚黑學單行本，略加點竄，重行付印，用供衆覽。

許多人勸我把「宗吾臆談」和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重印，我覺得二書有許多地方，應該補充，叫我一一修改，又覺麻煩，因於筆話中，信筆寫去，讀者只讀叢話，即無須再讀二書，因二書的說法，和應該補充之點，業已融化叢話中了。

十六年刊「宗吾臆談」，李君澄波，周君雁翔，曾作有序，十七年刊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，吳君毓江，郝君德，姚君勤如，楊君仔耘，均作有序，一併刊列卷首，聊作「厚黑叢話提要」，俾讀者知道叢話內容之大概，苟無暇晷，即無須再讀叢話。

「宗吾臆談」，和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。業已各檢二本，寄存四川圖書館，因

憶自井家中尙有數本，擬取來一併郵寄南京北平及其他圖書館存儲，藉表現在所寫「厚黑叢話」，與昔年思想，仍屬一貫也。廿五年，四月十二日，李宗吾於成都。

自序

李序

李君宗吾，吾川大思想家也，其思想之途徑，純取革命手段，破壞建設，兼而有之，所著「厚黑學」，是攻擊一部廿四史，所著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是攻擊一部宋元明清學案，舉凡歷代傳統之思想，一一從根本上廓清摧陷之，筆鋒所至，無堅不破，中間求官做官六字真言，辦事二妙法，描寫惡劣社會，尤屬牛渚燃犀，百怪畢現，嬉笑怒罵，皆成哲理，真可謂極破壞之能事矣。至於建設方面，則處處株本窮源，務將確實之根基尋出，性善性惡，為數千年未解決之懸案，李君依據科學定律，折衷一是，即起孟荀於九原而問之，亦當折服，誠古今一大快事也。「心理與力學」一篇，將心理學與物理學，溝通為一，尤為重要發明，李君本此發明，以討論現在之政治法令，是非得失，遂鑿然不可移易，所論學制及社會主義，為人人心中所欲言，而又不能自言者，倘本

其說而見之施行，全國學潮，立可平息，全國政爭，立可停止，所謂國際平等，世界大同，亦可於是焉基之。君所著文字，先後由本報披露，時有人來詢有無單行本，因請李君將全稿彙齊，交由本社印行，以副愛讀諸君之望，經李君慨許，惟「厚黑學」及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二種，不肯交付，以其持論稍刻也，強而後可，李君懷疑孔子，欲儕之於周秦諸子之列，廢去聖人名稱，余則不敢苟同，君自序中，亦自認爲持論過激，果如此也，余亦不必多所論列矣。

大中華民國十六年，夏，雙流，李天根澄波敬序。

周序

富順李宗吾先生，著宗吾臆談，曾由本報及國民公報，先後登載，每一文內，先生均聲明願與閱者商榷，現由國民公報社，刊爲單行本，茲特將其書重要之點揭出，俾便討論（一）中國言性者五家，曰性善，曰性惡，曰無善無惡，曰善惡混，曰性有三品，二千餘年，未有定論，先生特創臆說一條曰，「心理之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」，歸於無善無惡（二）現行學制，先生力詆其不合，主張澈底改造，而以考試制匯其歸，（三）個人主義，社會主義，爲經濟學上兩大派，先生謂斯密氏與馬克斯，各執一偏，因擬具解決社會問題辦法十二條，折衷兩派學說，此三者皆學術上，政治上，最大問題，爲先生所以願與國人討論者也，先生謂中國之聖人，乃後人幻想結成之人物，主張廢去聖人之名，思想方能獨立，提出讀書三訣，較孟子尚友古人之論，尤其精到，「厚黑學」一篇

，雖是滑稽文字，然按之中外古今，與夫當世之大人先生，胥莫能出其範圍，「求官做官真言」，以一十二字，包括一部宦場現形記，「辦事二妙法」，寫盡人世情偽，讀之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，裨益世道人心，良非淺鮮，此由先生析理最精，每發一議，必循「論理學」規律，極深之學理，往往以談笑出之，故雖滑稽文字，亦有科學之價值也，然此種文字，先生自謂係思想之過程，其所願與世人討論者，則在前述三點，自序云：「指駁越嚴，我越是感激」，閱者對於先生之王張，如有意見發表，無論贊成或反對，請直交本報，或國民公報披露，用副先生之意，中華民國十六年端午前一日，新四川日刊社社長，周雁翔序，

吳序

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，受帝國主義者，政治的經濟的壓迫與侵略，國困民貧，已陷於半殖民地地位，憂時之士，各抒所懷，以圖挽救，其急進者，乃欲以蘇俄之共產主義，施於中國，不知社會科學學理之見諸實行，恆帶有若干空時性，施之甲地而適者，施之乙地未必適，施之昔時而適者，施之今時未必適，蓋各時代，各地域，有其特殊之經濟情形，與道德信仰習慣等，不可一概論也，惟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，融會衆說，參酌國情，洵爲吾國改革社會之南針，惜其民生主義，尙未講完，富順李宗吾先生，乃推廣其義，著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一書，因竊江於經濟學說，粗有研究，特以其書見示，展讀一過，其理論，其辦法，皆足以表示其深思遠矚，與孫中山先生，及歐美新近思潮，相發明，或相契合者甚多，茲舉其要者如次。

(一)勞動的全部生產權與生存權之要求，晚近站在社會立場上的學者，提出一種經濟的要求，主張在經濟秩序之基礎上，有幾種基本權利，其重要直可與法國人權宣言上之政治權相埒，或尤過之，其一為勞動的全部生產權，*The 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* 關於此點，李先生創一公例，「地球生產力，和機器生產力，應歸社會公有，腦力和體力，應歸個人私有」，如此則地王與資本家，失其憑藉，即無所施其掠奪或侵牟，而勞心勞力者，皆各得其應得之報酬，所謂 *To work for starvation wages* 之情形，可以避免，其一為生存權，*The right to exist* 關於此點，李先生主張「政府每年除各項開支外，所有餘款，按照全國人口，平均分攤，作為生活費，其數目多寡，以餘款多少為斷，最大限度，以能維持生活為止」，又謂「國家有保證人民生存的義務，人民有向國家要求生存的權利」，生存權既經達到，則所謂失業，

育嬰，養老，因勞動或不可抗力之原因，致疾或不能工作者，種種問題，皆迎刃而解。

(一) 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之調和，自私人資本制度，發現了許多弊病與弱點以來，資本社會化，*Socialisation of capital* 與節制私人資本之呼聲，幾遍全世界。但在今日之中國——受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，以至於國民交困之中國，驟然間厲行嚴格的節制私人資本，必生出下列各種危害，(一) 減少或消滅個人儲蓄與勤儉的美德，(二) 驅逐國內資本於國外，例如俄國大革命時，國內富翁，紛紛攜款赴坎拿大等處，又如本年革命軍到達平津，平津之富有金錢者，因誤解國民政府節制資本之說，羣向本國各銀行提款，改存於外國銀行，皆可為確證，(三) 中國私人資本，與國家資本，尚無適當之組織，即中國國民經濟，未有強固之力量，若遽行節制私人資本，則力量愈為脆弱，不足以抵抗

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，李先生見到此點，主張創設一大規模之國家銀行，湊全國人民金錢，盡量吸收，而給以相當利息，以獎誘之，如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，酷其罰以懲戒之，如此則私人資本，盡爲國家利用，國家資本，與私人資本，結成堅固的聯合戰線，一面可以使中國對於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抵抗力加大，一面可以解決收買全國土地的款項問題，與發展大規模之生產與交通等事業。

(一)全國土地購歸國有，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學說，約有四種，一爲彌勒·Stuart Mill 主張國家僅沒收將來增加之地租，承認現在之地租，孫中山先生之主張與此種相類，二爲亨利佐治，Henry George 以地租爲不勞增價，Unearned increment 爲萬惡之源，主張用租稅方法，將他租全部沒收，土地仍聽個人私有，三爲馬克斯 Karl Marx 與列寧 V. I. Lenin 輩社會

主義者，主張無條件沒收私人土地，蘇俄革命後，此種主張，曾經實現，四爲德人果森 H. Gosen 王張創設一鉅大之國家銀行，收買私人土地，歸諸國有，法人瓦拉斯 L. Walras 主張國家發行公債，卽用此公債，將私人土地，購歸國有，李先生之王張與果瓦二氏相同，對於無代價沒收，極端反對，以爲如此將引起社會上絕大糾紛，蘇俄革命後之經濟恐慌，去年湖南平江瀏陽等縣之赤色恐怖，皆無條件沒收，有以致之，購歸國有，卽是防止糾紛的良法，土地購歸國有後，李先生王張投標競佃，與果森之拍賣式競佃，正酷相類似。

以上諸端，是其犖犖大者，其餘立論析理，創解尙多，讀者自能見及，惟有應注意者，李先生所謂利息，不過一種獎勵金，是方法，不是目的，是一種獎勵私人儲蓄或忍欲 Abstinence 的方法，防止國內資本被驅逐於國外的方法，利率由社會公意規定，與自由制度下之漫無限制者有別，且因私人流動資本

，大部或全部，集中於國家銀行，國家於必要時，尙可依社會公意，用相當方法節制之，務使全國流動資本，無社會化之名，有社會化之實而後已，必如此然後李先生改革社會經濟組織之初意始達。

十七年冬秀山吳毓江序於成都

郝序

宗吾李先生，蜀中思想家也，曩年著『厚黑學』，暨『心理與力學』等文，早已膾炙人口，近復著『社會問題之商榷』，囑余校正，余受而讀之，見其議論之透闢，計劃之周詳，洵足闡發三民主義之精蘊，私心嘉佩無已，余昔讀三民主義一書，見民族主義，與民權主義，均六講，惟民生主義僅四講，坊間通行本，於第四講之末，注有未完二字，足知民生主義，係屬未完之作，以意揣之，當係缺有二講，嘗惜無人仿朱子補大學格致章之例，與之補綴完好，今得宗吾此文，能將孫中山意所欲言，而未及詳言者，一一引而伸之，直與朱子之補大學無異，誠三民主義之功臣也。

憶幼年讀大學格致章，嘗發生兩種疑問，（一）昔人有謂古本大學原自完善，本無須補，朱子此舉，未免多事，究竟格致章應補與否，此一疑問也，（二）

即使應補，亦應竊取孔子曾子之意以補之，朱子乃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，究竟程子之意，是否與孔子曾子之意相合，此又一疑問也，今觀宗吾此作，則似無此種疑問，民國十三年三月，刊行民族主義單行本，孫中山序之曰，「尙望同志讀者，本此基礎，觸類引伸，匡補闕遺，更正條理，使成一完善之書」，但民族主義，民權主義，既經講完，我輩自當附諸游夏之列，不敢仰贊一詞，惟民生主義，確未講完，宗吾起而補之，即使孫中山復生，諒不至斥爲多事，文中種種說法，純是運用孫中山平日所談之學理，絕未參用他家學說，可謂之曰「竊取孫中山之意以補之」，與朱子之竊取程子之意者迥殊，茲將文中竊取孫中山學說之點，臚舉如下。

(一)孫中山講民權主義，主張立足點平等，不主張平頭的平等，因之宗吾經濟方面，亦不主張平頭的平等，使全國人貧富相等，而主張立足點平等，使

各人致富之機會相等，此蓋本民權主義之學理，應用之於民生主義也。

(二)孫中山演說集，第一編五權憲法，曾說「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，一個是自由的力量，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，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，好比物理學裏頭，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樣，『又說，』：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制，這兩個力量，是王張雙方平衡，不要各走極端，像物體的離心力，和向心力，互相保持平衡一樣』，宗吾此文 純以力學公例爲基礎，例如作工與否，聽人自由，此離心力也 作工者優予報酬，使人見而羨，此向心力也，兩力保持平衡，作工者與不作工者，各遂所願，而衝突之事可免，又宗吾王張土地工廠銀行與國際貿易四者，應收歸國有，不許私人購買土地，不許私人開辦工廠，不許私人設立銀行，和經營國際貿易，強制執行，任何人不能獨異，而於國內貿易，則聽人民自由經營，鄉村中改良土地等事，亦劃歸人民自由辦理，此種

辦法，即是政府強制的力量，與人民自由的力量，兩相平衡，此外引用力學公例者，不一而足，此蓋本五權憲法之學理，應用之於民生主義也。

(三)孫中山講民族主義，曾言，「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，先有家族，再推到宗族，再然後才是國族，這種組織，一級一級的放大，有條不紊，若是用個人做單位，至少有幾千萬個單位，像中國便有四萬萬個單位，要想把這樣多數的單位，都聯絡起來，自然是很難的」，宗吾對於改革經濟制度，主張以鄉村為單位，各鄉村之銀行，隸屬於縣銀行，各縣銀行，隸屬於省銀行，各省銀行，隸屬於中央銀行，此種組織，是一級一級的放大，又改良土地等事，劃歸各鄉村自辦，將來各鄉村辦好後，全縣聯合為一，各縣辦好後，全省聯合為一，各省辦好後，全國聯合為一，迨至各國辦好，再聯合之，即所謂大同世界，此種組織，亦是一級一級的放大，此蓋本民族主義之學理，應用之於民生

主義也。

(四)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二，結論，曾言，「擬將一極工業，組成一極大公司，歸諸中國人民公有」，又孫中山演說集，載孫中山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說，暨對東路討賊軍演說，均王張將中國變成大公司，故宗吾對於經濟之分配，純取公司式之組織，此蓋取孫中山平日之議論，以補民生主義之缺也。

以上四端，即所謂竊取孫中山之意以補之者，故文中許多議論，似是創見，其實皆孫中山引而未發之旨，往者列寧實行馬克斯主義，內則人民不安，幾不聊生，外則喪失國權，爲世詬病，共產黨人，不得志於歐西，乃以我國爲第二試驗場，籠絡青年，宣傳共產，以挑動社會鬪爭爲能事，爲禍之烈，胡可勝言。宗吾通曉蘇俄失敗之原因，深悉唯物史觀爲一偏之見，本其研究三民主義之心得，編之成書，以告世人，每章皆根據中國國情，及現在政治經濟之狀況

，從實際上立論，絕不作一模糊影響之談，洵現今民衆需要之良書也，有志改造中國者，倘能採而行之，其造福於社會，寧有涯涘，校閱竟，因書以弁其端，民國十七年孟冬梓潼郝德序。

姚序

吾師李宗吾先生，好學深思，篤行明辨，前長省二中校時，業已丕著聲譽，惟不知先生者，多以先生所著厚黑學不免有導人爲惡之弊，其實此乃耳食者流，若讀竟先生之厚黑學，始知先生爲深不滿於歷來以厚黑成功之人，而教人處今之世，必須存心忠厚，腳踏實地，始有成功希望，此實爲針對現社會病狀而痛下針砭之作，亦先生悲憫爲懷之一端也，年來國內學說紛歧，主義龐雜，以致社會人士，多無一中心思想，以統一其意志，確定其信念，尤以少壯青年，對於人生宇宙欲確定其觀點，心理上起劇烈變化之時，或不問需要，不顧國情，或不明趨勢，不諳潮流，往往逞其一偏，而誤入歧途者，所在多有，於是言思想則主義紛爭，言實際則動多衝突，馴致愈演愈烈，意氣用事，各走極端，一遇對方，每不惜以非常手段，解決一切，於是慘劇迭演，流血遍地，發生

許多無謂之犧牲，因之國家之整理仍難，而國人意志，亦不團結如故也，先生本篤行深思之人，日擊時艱，黯然傷心，乃發其悲憫之懷，對於現在最紛擾而亦最切要之社會經濟問題，及其解決辦法，以科學的研究，客觀的標準，而抉發其真義，評判其優劣，以與一般留心社會問題之人士相商榷，其說能匯通中外，貫徹古今，而於許多精微之處，尤能發抒創見，獨闢蹊徑，以視世之討論此項問題，往往膠執成見，拾人唾餘者，固有霄壤之別，而於

孫先生之三民主義，尤能以研究學理之態度，本科學哲學之眼光，明其蘊奧，闡其真義，其於國民黨之前途，固裨益甚多，而於一般人之觀感，尤造福不少，文中揭出對內調和，對外奮鬪，八字，更深得克魯泡特金氏互助論之旨，而為解決國內紛爭，及發揚吾民族精神之重要關鍵也，先生書成，不佞以其有益人心時局，良非淺鮮，輒與三數友人，勸先生付諸印刷，以公同好，閱者對於

姚 序

二二

先生之主張，或贊成，或反對，倘能著爲論說，俾資討論，則尤不佞等之所深望也。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一日

姚勤如謹序於成都

揚序

同鄉李宗吾先生，余二十餘年舊友也，生平好爲深刻之思，其思想之方式，純取革命手段，破壞建設，二者具備，先生嘗謂一部二十四史之是非，全是顛倒錯亂，民國元年，曾著一文，以滑稽語出之，題曰「厚黑學」，大旨言古今成大功者，無一非面厚心黑，徵引史事，鑿然不移，余同廖君緒初，慫恿登報，乃登之成都公論日報，廖君序之曰，「先生此文，譏嘲百出，亦云苛矣，然驗諸中外古今，與夫當世大人先生，舉莫能外，誠宇宙至文哉，」此文發表後，讀者譁然，謂爲破壞道德，登未及半，先生受友人之勸告，遂中止，然自是厚黑學三字，遂洋溢乎四川，幾於無人不知。

嗣復著一文曰，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，」謂聖人之產生，有種種黑幕，君主壓制人民數千年，聖人壓制學者亦數千年，君主摧殘人民公意，聖人摧殘學

者思想，政治界有君主，故政治不修明，學術界有聖人，故學術不昌明，一部宋元明清學案中人，皆孔聖人馬蹄脚下人物，無怪其議論穿鑿，迂曲難通，故君主之命該革，聖人之命尤其該革，先生王張將孔子降而與周秦諸子同等，我輩當升而與之平列，必如是思想乃能獨立，宇宙真理，乃能出現。

此二文皆所謂破壞也，「厚黑學」推翻一部二十四史，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「推翻一部宋元明清學案」，先生持此論約二十年，其心坎中將我國一切傳統思想，掃除淨盡，然後另謀建設，赤裸裸平空研究，於民國九年，創一臆說曰，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」將孟荀言性之說，用力學公例繪爲圖而斷之曰，二說俱一偏之見，而歸之於性無善無惡，先生自恐其說不確，復研究數年，乃發表一文曰，「心理與力學」，將古今事變，一一繪圖說明，以見人心之變化，無一不循力學公例而行，其緒論有曰，「治國之術，有主張用道德感化者

，其說出於孔孟，孔孟學說，建築在性善說上，性善說有破綻，所以用道德治國，會生流弊，有主張用法律制裁者，其說出於申韓，申韓學說，建築在性惡說上，性惡說有破綻，所以用法律治國，也有流弊，我主張治國之術，當採用物理學，一切法令制度，當建築在力學之上，現行法令制度，有與力學相合的，有與力學不合的，合的應該保存，不合的應該設法改革，方可減少人民的痛苦，增加人民的幸福，「先生此種議論，即破壞後之新建設也，蓋用革命手段，將數千年相沿之舊思想，根本剷除，然後有此獨創之見解也。

先生任吾川省視學，先後十餘年，痛川省教育窳敗，倡言非厲行考試制，不足挽救，民國十三年二月，具呈省長公署，王張學生畢業，應組織考試委員會考試之，臚陳理由十六項，請先從本籍富順縣中小學試辦，文凡四五千言（載四川教育公報第一卷第一期），經省署核准照辦，旋因試辦有效，永寧道尹

呈准於川南二十五縣一律仿辦，一般人囿於習俗，頗爲反對，十四年十二月，先生主試某中校，被學生痛毆，先生不顧，持之愈力，決計從宣傳入手，乃推廣原呈之意，著「考試制之商榷」，凡數萬言，語極痛切，登之成都各報，并由教育廳印發各縣，讀者感動，各縣多有自動仿辦者，先生復著「學業成績考察會之計劃」，與「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」等文，披露報端，其說皆暗用力學公例，無一語不出人意外，而又無一語不在人意中，余時承乏省議員，亟贊同先生之主張，提出專案，請由省議會咨請省署，明令規定，實行考試制，凡公私立中小學，以至專門大學學生，非經委員會考試合格者，不許畢業，此案開會討論，卒格於衆議而止。

十六年四月內，先生著一文曰，「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」，指馬克斯學說爲一偏之見，其時尙未清黨也，成都國民公報社，彙刻先生文七篇，一心理與

力學，二考試制之商榷，三學業成績考察會之計劃，四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，五厚黑學，六我對於聖人之懷疑，七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，名曰「宗吾臆談」，讀者無不嘆服。

先生研究事理，運思最深亦最苦，余每日清晨，必遊成都少城公園，時見先生於綠樹陰中，徘徊疾倚，獨自凝思，一見余輒就而劇談，嘗謂余曰，「古今研究人性者有五說，曰性善，曰性惡，曰無善無惡。曰性有三品，曰善惡混，五說并存，莫衷一是。因人性問題未解決，故各種學說之紛爭，遂無從解決，其所以不能解決之原因，則由於研究者是人，被研究者亦是人，以人研究人，猶之以羊牧羊，以馬馭馬，不能超然人我之外，故無論研究何事，不知不覺之中，已參有我見，自以爲至公平，其實不公平，惟研究物理學者，純是置身物外，不參我見，所得結論，最爲精確，故紐頓與愛因斯坦諸人之學說，深有

以嗾服學者之心，而孔孟及泰西諸哲之學說，則聚訟紛如矣，達爾文之進化論，其理誠不可易，無如彼之學說，以馬爾塞斯人口論爲出發點，仍不免有人我之見存，故生存競爭，優勝劣敗之說，亦不無可議，而流弊亦遂無窮，我輩如欲研求真理，當將古今一切學說，掃除廓清之，其堪奉以爲準者，僅物理學上之原則而已，蓋紐頓諸人發明之原則，脫去人我關係，不自知其適用於人類也，我輩就其結論而語之曰，人爲萬物之一，物理學上之原則，亦適用於人類，於是舉物理公例以範圍人事，而人遂無遁形矣，吾人欲解決各種紛爭，當先從解決人性問題入手，吾人心理之變化，係循力學公例而行，人之行爲，根於心理，故人世一切事變，無不可用力學公例解釋之，現在社會問題，糾紛不已，如繩以力學公例，其糾紛之原因，可以澈底了解，而解決社會問題之方法，當出於何途，亦昭然若揭矣。」

余曰，『子既持是論，何妨著一書以供討論，』先生謙遜未遑，自謂所持理論，諸多罅漏，必俟研究完善，乃敢問世，余曰，『是何傷，西人各種學說，發表之初，大都罅漏甚多，必幾經修正，始臻完善，甚或經人抨擊，根本不能成立，而於作者之價值，仍無傷也，蓋理以研究而愈明，愈攻擊，真理愈顯露，歐洲學術昌明，其原因實由於此，吾國學者，每存藏拙之想，胸有所見，不肯披露，無攻擊者，亦無被攻擊者，而吾國學術，遂坐是日益銷沉，我輩正當力矯此弊，况所討論者，乃理論上之事，未即措諸實行也，雖不當，庸何傷，』先生聽余言，乃就前著『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』加以擴充，成爲此書，每成一章，輒屬余校正，語多創見，得未曾有。

世人每將個人主義，與社會主義，視爲不相容之二物，流弊所至，共產黨遂殺人放火，犧牲各個人之生命財產，以求達其理想之社會，余每念及此，心

竊痛之，先生此書，從學理上，將兩種主義，溝通爲一，并擬具實施辦法，使個人與社會，兩不相妨，語語切實，不作空談，倘獲見諸實行，詎非生民大幸。

統觀全書，洵能自成一家言，第三章，人性善惡之研究，從斯密氏馬克斯孫中山三家學說之立足點觀察，第四章，世界進化之軌道，置身三家學說之外，從世界趨勢上觀察，尤能將三民主義之精義，闡發無遺，終之以世界革命，達到大同之世爲止，其與共產主義者之理想世界，固未嘗不殊途同歸，不過方法有異耳，文中批評共產主義處，純以商權語出之，絕不作一詆斥語，謂共產學說之出發點，與中國儒家學說之出發點，同一錯誤，其論尤精確而平允。

昔者先生王張畢業考試，揭出二語曰：「寬於入學，嚴於畢業，」乃觀今之辦學者，對於學生入學，有種種限制，往往有求入學校而不得者，及一入學

校，只須學年一滿，即取得畢業文憑而去，絕無有不能畢業者，其所用方法，蓋「嚴於入學，寬於畢業」也，此書揭出二語曰：「對內調和，對外奮鬥，」乃觀今之謀國者，對內則大呼剷除某某，打倒某某，黨與黨爭，派與派爭，各團體內部，又復自相鬪爭，對外則主張親美親日，或親英法與俄德等，日以仰承列強鼻息爲務，其所持政策，蓋「對內奮鬥，對外調和」也，茫茫斯世，所言所行，無一不與先生之主張相反，果舉世皆醉而先生獨醒耶？抑舉世皆醒而先生獨醉耶？嗚呼噫嘻，吾不欲多言矣！

先生居恆讀古今人之書，及評古今人之事，最善懷疑，即自己胸有見地，亦復疑其非是，汲汲焉願與人商榷，勤求真理之鑿鑿，溢於言表，其對於我總理五權憲法中之考試制，及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，均有重大之貢獻，余與先生交最稔，知之亦最深，特述其思想之經過，并指出文中要點，願與世之君

楊

子，一討論之。

序

三二

富順楊仔耘序

厚黑學

一緒論

我讀中國歷史，發現了許多罅漏，覺得一部廿四史的成敗興衰，和史臣的論斷，是完全相反的；律以聖賢所說的道理，也不符合。我很爲詫異，心想古來成功的人，必定有特別的祕訣，出於史臣聖賢之外，我要尋牠這個祕訣，苦求不得，後來偶然推想三國時候的人物，不覺恍然大悟，古人成功的祕訣，不過是臉厚心黑罷了。

由此推尋下去，一部廿四史的興衰成敗，這四個字確可以包括無遺；我於是乎作一種談話的文字，題名『厚黑學』分爲三卷。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，民國元年三月，在成都公論日報上披露出來，那個時候



這種議論，要算頂新奇了，讀者譁然。中卷還未登完，我受了朋友的勸告就停止了。不料從此以後，「厚黑學」三字，竟洋溢乎四川，成爲普通的名詞，我到了一個地方，就有人請講「厚黑學」，我就原原本本的從頭細述，聽者無不點頭領會，每每嘆息道：「我某事的失敗，就是不講厚黑學的緣故。」又有人說：「某人聲威赫赫，就是由於『厚黑學』研究得好，」有時遇了不相識的人，彼此問了姓名，他就用一種很驚異的聲調問我：「你是不是發明厚黑學的李某？」抑或旁人代爲介紹道：「他就是發明厚黑學的李宗吾。」更可笑者，學生做國文的時候，竟有用這個名詞的，其傳播的普遍，也就可以想見了。

我當初本是一種遊戲的文字，不料會發生這種影響，我自己也十分詫異，心想這種議論，能受衆人的歡迎，一定與心理學有關係，我於是繼續研究下去，才知道厚黑學是淵源於性惡說，與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，淵源於性善說，其價

格是相等的。古人說「仁義是天性中固有之物。」我說：「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。」陽明說：「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。一說得頭頭是道，確鑿不移。我說：「小兒見了母親口中的糕餅，自然會取來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親懷中吃東西的時候，見他哥哥來了，自然會用手推他打他。」也說得頭頭是道，確鑿不移，陽明講學，受一般人歡迎，所以「厚黑學」也受一般人歡迎。

有孟子的性善說，就有荀子的性惡說與之對抗，有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三字，這「厚黑學」三字，也可與之對抗，究竟人性是怎樣做起得，我很想把他研究出來，尋些宋，元，明，清講學的書來看，見他所說的道理，大都是支離穿鑿，迂曲難通，令人煩悶欲死，我於是乎把這些書拋開，用研究物理學的方法來研究心理學，才知道心理學與力學是相通的，我們研究人性，不能斷定他是善是惡，猶之研究水火之性質，不能斷定他是善是惡一樣。

孟子的性善說，荀子的性惡說，俱是一偏之見，我所講的「厚黑學」，自然是更偏了，其偏的程度，恰與王陽明「致良知」之說相等，讀者如果不明瞭這個道理，認真厚黑起來，是要終歸失敗的，讀者能把我的「心理與力學」看一下，就自然明白了。但是我們雖不想實行厚黑，也須提防人在我們名下施行厚黑，所以他們的法術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

二 厚黑學

三國英雄，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長，全在心子黑；他殺呂伯奢，殺孔融，殺楊修，殺董承伏完，又殺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顧，他明目張胆的說：「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，」他心子之黑，真是達於極點了。有了這樣本事，當然稱爲一世之雄。

其次要算劉備，他的特長，全在臉皮厚，他依曹操，依呂布，依劉表，依孫權，依袁紹，東竄西走，寄人籬下，恬不爲恥。而且生平善哭，做三國演義的人，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，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，對人痛哭一場，立即轉敗爲功，所以俗語有云：「劉備的江山，是哭出來的。」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，他和曹操，可稱雙絕；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，一個心子最黑，一個

臉皮最厚，一堂對晤，你無奈我何，我無奈你何，環顧袁本初諸人，卑卑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說：「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

此外還有一個孫權，他和劉備同盟，并且是郎舅之親，忽然襲取荊州，把關羽殺了，心子之黑，彷彿曹操，無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請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。他與曹操比肩稱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丕駕下稱臣，臉皮之厚，彷彿劉備，無奈厚不到底，跟着與魏絕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。他雖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備，却是二者兼備。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。他們三個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時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爲三。

後來曹操，劉備，孫權，相繼死了，司馬氏父子乘時而起，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，集厚黑學之大成，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，心子之黑與曹操一

樣，能夠受巾幘之辱，臉皮之厚，還更甚於劉備；我讀史見司馬懿受巾幘這段事，不禁拍案大叫：「天下歸司馬氏矣！」所以到了這個時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統一，這都是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」

諸葛武侯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，他下了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決心，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土地，竟至嘔血而死，可見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。

我把他們幾個人的事，反覆研究，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秘訣，發現出來，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貫之，再舉楚漢的事來證明一下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暗鳴叱咤，千人皆廢，爲什麼身死東城，爲天下笑？他失敗的原因，韓信所說：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兩句話。包括盡了。「婦人之仁」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「匹夫之勇」，是受不得氣，其

病根在臉皮不厚，鴻門之宴，項羽和劉邦，同坐一席，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，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，「太祖高皇帝」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掛出，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劉邦逃走。垓下之敗，如果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尚不知「鹿死誰手」？他偏偏說：「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，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縱彼不言，藉獨不愧於心乎？」這些話，真是大錯而特錯。他一則曰：「無面見人」，再則曰：「有愧於心」。究竟敵人的「臉」，是如何做起得，敵人的「心」，是如何生起得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說：「此天亡我，非戰之罪，」恐怕上天不能任咎。

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，史記載，項王謂漢王曰：「天下匈匈數歲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，」漢王笑謝曰：「吾寧鬪智不鬪力。」

「請問『笑謝』二字從何生出？」

劉邦見酈生時，使兩女子洗腳，酈生責他僭見長者，他立即輟洗起謝，請問「起謝」二字，又從何生出？還有親生的父親，身在船上，他要分一杯羹，親生兒女，孝惠魯元，楚兵追至，他能夠推他下車，後來又殺韓信，殺彭越，「烏盡弓藏，兔死狗烹，」請問劉邦的心子，是何狀態，豈是那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的項羽，所能夢見？太史著本紀，只說劉邦隆準龍顏，說項羽是重瞳子，獨於二人的臉皮之厚薄，心子之黑白，沒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劉邦的臉，劉邦的心，比較別人特別不同，可稱天縱之聖。黑之一字，真是「生知安行，從心所欲不踰矩，一至於厚字方面，還加了點學力，他的業師，就是三傑中的張良，張良的業師，是圯上老人，他們的衣鉢真傳，是彰彰可考的；圯上受書一事，老人種種作用，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。這個道理，蘇東坡的留侯論，說得很明白，張良是有「夙根」的人，一經指點，言下頓悟

，故老人以「王者師」期之，這種無上妙法，斷非「鈍根」的人所能了解，所以史記上說：「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曰，沛公殆天授也。」可見這種學問，全是關乎資質，明師固然難得，好徒弟亦不容易尋找。韓偓求封齊王的時候，劉邦幾乎誤事，全靠他的業師在旁指點，彷彿現在學校中，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。以劉邦的天資，有時還有錯誤，這種學問的精深，就此可以想見了。

劉邦天資既高，學力又深，把流俗所傳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，朋友五倫，一一打破，又把禮義廉恥，掃除淨盡，所以能夠平盪羣雄，統一海內，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餘氣，方才消滅，漢家的系統，於是乎才斷絕了。

楚漢的時候，有一個人，臉皮最厚，心子不黑，終歸失敗，此人爲誰？

就是人人知道的韓信。袴下之辱，他能夠忍受，厚的程度，是不在劉邦之下。無奈對於「黑」字，欠了研究，他爲齊王時，果能聽蒯通的話，當然貴不可言，他偏偏繫念着劉邦「解衣推食」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說「衣人之衣者，懷人之憂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」後來長樂鐘室，身受異處，夷及三族，真是咎由自取，他譏誚項羽是「婦人之仁」，可見「心子不黑，作事是要失敗」，這個大原則，他本來也是知道的；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，「非知之艱，行之維艱」，這也怪韓信不得。

同時又有一人，心子最黑，臉皮不厚，也歸失敗，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姓范名增，劉邦破咸陽，繫子嬰，還軍壩上，秋毫無犯，范增千方百計，總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劉邦彷彿，無奈臉皮不厚，受不得氣，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臣，增大怒求去，歸未至彭城，疽發背死，大凡做大事的人

，那有動輒生氣的道理？「增不去，項羽不亡，」他若能隱忍一下，劉邦的破綻很多，隨便都可以攻進去，他偏忿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，和項羽的江山，一齊送掉；因小不忍，壞了大事，蘇東坡還稱他是「人傑」未免過譽？

據上面的研究，「厚黑學」這種學問，法子很簡單，用起來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劉邦，司馬懿把牠學完了，就統一天下，曹操劉備，各得一偏，也能稱孤道寡，割據爭雄，韓信，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辰，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，並世而生，以致同歸失敗。但，他們在生的時候，憑着一得之長，博取王侯將相，炫赫一時，身死之後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，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迹，大家都津津樂道，可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。

上天生人，給我們一張臉，而厚卽在其中，給我們一個心，而黑卽在其中。從表面上看去，廣不數寸，大不盈掬，好像了無奇異，但，若精密的考察，

就知道牠的「厚」是無限的，牠的「黑」是無比的，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，宮室妻妾，衣服輿馬，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，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議，鈍根衆生，身有至寶，棄而不用，可謂天下之大愚。

黑厚學共分三步工夫，起初的臉皮，好像一張紙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「厚如城牆」了，最初心子的顏色，作乳白狀，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藍色，再進就「黑如煤炭」了，到了這個境界，只能算初步工夫，因為城牆雖厚，轟以大砲，還是有打破的可能，煤炭雖黑，但，顏色討厭，衆人都不願挨近牠，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。

第二步是「厚而硬，黑而亮」。深於厚學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點不動，劉備就是這類人，連曹操都把他沒有辦法；深於黑學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買主越多，曹操就是這類人，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中原名流，

傾心歸服，這就是退光漆的亮招牌，可以招到很多的買主；人能夠達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，但還著了迹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劉的本事，我們一着眼就看出來了。

第三步是「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」。至厚至黑，天下後世，皆以爲不厚不黑，這個境界，很不容易造到，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，有人問：「這種學問，那有這樣精深？」我說：「儒家的中庸，要講到『無聲無臭』，方能辦，垂中佛的人，要到『菩提無樹，明鏡非臺』才算證果，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秘，當然要到『無形無色』才算止境。

總之，由三代以至於今，王侯將相，豪傑聖賢，不可勝數，苟其事之有成，何一不出於此，書冊具在，事實難誣，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，自去搜尋，自然左右逢原，頭頭是道。

三厚黑經

李宗吾曰：「不薄之謂厚，不白之謂黑，厚者天下之厚臉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世人。其書始言厚黑，中散爲萬事，未復合爲厚黑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。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」

「天命之謂厚黑，率厚黑之謂道，修厚黑之謂教；厚黑也者，不得須臾離也，可離非厚黑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，恐懼乎其所不黑，莫險乎薄，莫危乎白，是以君子必厚黑也。善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，發而無顧忌，謂之黑；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，致厚黑，天地畏焉，鬼神懼焉。」

右第一章，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秘以立言，首明厚黑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厚黑備於己而不可離，次言存養厚黑之要，終言厚黑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仁義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以下各章，雜引宗吾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道，易而難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曹，劉亦有所不知焉，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曹，劉亦有所不能焉。厚黑之大，曹劉猶有所憾，而況於世人乎。」

宗吾曰：「人皆曰子黑，驅而納諸煤炭之中，而不能一色也，人皆曰子厚，遇乎炮彈，而不能不破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衆人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」

宗吾曰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厚黑也者，其爲人之本與？」

宗吾曰：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厚黑者而從之，其不厚黑者而改之。」

宗吾曰：「天生厚黑於予，世人其如予何？」

宗吾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說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厚黑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宗吾曰：「如有項羽之才之美，使厚且黑，劉邦不足觀也已！」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人，能得千乘之國，苟不厚黑，簞食豆羹不可得。」

宗吾曰：「五穀者種之美者也，苟爲不熟，不如莩稗。夫厚黑亦在乎熟之

而已矣。」

宗吾曰：「道學先生，厚黑賊也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

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曹劉之道，故曰厚黑之賊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無惑乎人之不厚黑也！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人講厚黑亦罕矣！吾退而道學先生至矣！吾其如道學先生何哉？今夫厚黑之爲道，大道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，宗吾發明厚黑學者也，使宗吾誨二人厚黑，其一人專心致志。惟宗吾之爲聽，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道學先生將至，思竊聖賢之名而居之，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！爲其資質弗若歟？曰：非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有失敗之事於此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厚，其自反而厚矣，而失敗猶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黑；其自反而黑矣，其失敗猶是也，君子曰反對我者，是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！用厚黑以殺禽獸，又何難焉？」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道，高矣美矣？宜若登天然，而未嘗不可幾及也。譬如

行遠，必自邇，譬如登高，必自卑；身不厚黑，不能行於妻子，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於妻子。」

我著厚黑經，意在使初學的人，便於諷誦，以免遺忘。不過有些道理，太深奧了，我就於經文上下，加以說明。

宗吾曰：「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，不曰黑乎。洗而不自。」後來我改爲：「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，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」有人問我：「世間那有這種東西？」我說：「手足的繭疤，是越磨越厚，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」人的面皮很薄，慢慢的磨練，就漸漸的加厚了；人的心，生來是黑的，遇着講因果的人，講理學的人，拿些道德仁義，蒙在上面，才不會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體，自然出現。

宗吾曰：「厚黑者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天生蒸民，有厚有黑，

民之秉彜，好是厚黑」這是可以試驗的；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，把她親生孩子抱着吃飯，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，就伸手去拖，如不提防，就會被他打濫；母親手中擎着饅餅，他一見就伸手來拿，如果母親不給他，把饅餅放在自己口中，他就會伸手把母親口中饅餅取出，放在他自己的口中。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中吃奶，或者吃餅的時候，哥哥走至面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這些事都是「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」的，這即是「良知良能」了。把這種「良知良能」擴充出去，就可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。唐太宗殺他的哥哥建成，殺他的弟弟元吉。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兒子，全行殺死。把元吉的妃子，納入後宮，又逼着父親，把天下讓與他。他這種舉動，全是把當小孩時，搶母親口中饅餅，和推哥哥，打哥哥，那種「良知良能」擴充出來的。普通人，有了這種「良知良能」不知道擴充，惟有唐太宗把牠擴充了，所以他就成爲千古的英雄，故宗吾曰

「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者焉，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，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；於至面與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厚也，黑也，英雄特擴充我面與心之所同然耳。」

厚黑這個道理，很明白的擺在面前，不論什麼人都可見到，不過剛剛一見到，就被感應篇，陰騭文，或道學先生的學說，壓伏下去了。故宗吾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，斧斤伐之，非無萌芽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雖存乎人者，豈無厚與黑哉！其所以摧殘其厚黑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且且而伐之，則其厚黑不足以存，厚黑不足以存，則欲爲英雄也難矣！人見其不能爲英雄也，而以爲未嘗有厚黑焉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厚黑日長，苟失其養，厚黑日消。」

宗吾曰：「小孩見母親口中有餠餅，皆知搶而奪之矣，人能充其搶母親口

中饒餅之心，而厚黑不可勝用也，苟能充之，足以爲英雄，爲豪傑，是之謂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」。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保身體，是之謂「自暴自棄」。

有一種天資絕高的人，他自己明白這個道理，就實力奉行，秘不告人。又有一種資質魯鈍的人，已經走入這個途徑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故宗吾曰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厚黑者衆也。」

世間學說，每每誤人，惟有厚黑學絕不會誤人，就是走到了山窮水盡，當乞丐的時候，討口，也比別人多討點飯。故宗吾曰：「自大總統以至於乞兒，壹是皆以厚黑爲本。」

厚黑學博大精深，有志此道者，必須專心致志，學過一年，才能應用。學過三年，才能大成；故宗吾曰：「苟有學厚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

四厚黑傳習錄

有人問我道：「你發明厚黑學，爲什麼你做事每每失敗？爲什麼你的學生的本領還比你大，你每每吃他的虧？」我說：你這話差了。凡是發明家，都不可登峯造極；儒教是孔子發明的，孔子登峯造極了，顏，曾，思，孟去學孔子，他們的學問，就比孔子低一層；周，程，朱，張去學顏，曾，思，孟，學問又低一層，後來學周，程，朱，張的，更低一層，愈趨愈下，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領太大了。西洋的科學則不然，發明的時候很粗淺，越研究越精深，發明的蒸氣的人，只悟得汽衝壺蓋之理，發明電氣的人，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，後人繼續研究下去，造出種種的機械，有種種的用途，這是發明蒸氣，電氣的人所萬不逆料的，可見西洋科學，是後人勝過前人，學生勝過先生；我的「厚黑學」

與西洋科學相類。我只能講點汽衝壺蓋，死蛙運動，中間許多道理，還望後人研究，我的本領當然比學生小，遇着他們，當然失敗，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，他們自己，又被學生打败。一輩勝過一輩，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！」

又有人問道：「你把厚黑學講得這樣神妙，爲什麼不見你做出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情？」我說道：「我試問 你們的孔夫子，究竟做出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情？他講的爲政爲邦，道千乘之國，究竟實行了幾件？曾子著一部大學，專講治國平天下，請問他治的國在那裏？平的天下在那裏？子思著了一部中庸，說了些中和位育的話，請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？你不去質問他們，反來質問我，明師難遇，至道難聞，這種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」你聽了還要懷疑，未免自誤。」

我把厚黑學發表出來，一般人讀了，都說道：「你這門學問，博大精深，

難於領悟，請指示一條捷徑？」我問他：「想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想弄一個官來做，並且還要轟轟烈烈的做些事，一般人都認爲是大政治家，」我於是傳他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和辦事二妙法。

求官六字真言

求官六字真言：『空，賁，冲，捧，恐，送，』此六字俱是仄聲，其意義如下。

一、空 即空閑之意，分兩種 一指事務而言，求官的人，定要把一

切事放下，不工不商，不農不賈，書也不讀，學也不教，一心一意，專門求官。二指時間而言，求官的人要有耐心，不能着急，今日不生效，明日又來，今年不生效，明年又來。

二、貢 這個字是借用的，是四川的俗語，其意義等於鑽營的鑽字，「鑽進鑽出」，可以說：「貢進貢出。」求官要鑽營，這是衆人知道的，但是定義很不容易下，有人說：「貢字的定義，是有孔必鑽。」我說：「這錯了！只說得一半，有孔才鑽，無孔者其奈之何？」我下的定義是：「有孔必鑽，無孔也要入。」有孔者擴而大之，無孔者，取出鑽子，新開一孔。

三、冲 普通所謂之「吹牛」，四川話是「冲帽壳子」，冲的工夫有兩種：一是口頭上，二是文字上；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，及上峯的面前兩種，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，及說帖條陳兩種。

四、捧 就是捧場的捧字，戲臺上魏公出來了，那華歆的舉動，是絕好的模範的人物。

五、恐 是恐嚇的意思，是及物動詞，這個字的道理很精深，我不妨

多說幾句。官之爲物，何等寶貴，豈能輕易給人？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萬分，還不生效，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；凡是當軸諸公，都有軟處，只要尋着他的要害，輕輕點他一下，他就會惶然大嚇，立刻把官兒送來。學者須知，恐字與捧字，是互相爲用的，善恐者捧之中有恐，旁觀的人，看他在上峯面前說的話，句句是阿譽逢迎，其實是暗擊要害，上峯聽了，汗流浹背。善捧者恐之中有捧，旁觀的人，看他傲骨稜稜，句句話責備上峯，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，骨節皆酥，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，「大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」，是在求官的人細心體會。最要緊的，用恐字的時候，要有分寸，如用過度了，大人們老羞成怒，作起對來，豈不就與求官的宗旨大相違背？這又何苦乃爾？非到無可奈何的時候，恐字不能輕用。

六、送

即是送東西，分大小二種：大送，把銀元鈔票一包一包的拿

去送，小送，如春茶，火肘及請吃館子之類，所送的人，分兩種，一是操用捨之權者，二是未操用捨之權，而能予以助力者。

這六字做到了，包管字字發生奇效，那大人先生，獨居深念，自言自語說：某人想做官，已經說了許久，（這是空字的效用）他和我有某種關係，（這是貢字的效用）其人很有點才具，（這是冲字的效用）對於我很好，（這是捧字的效用）但此人有點壞才，如不安置，未必不搗亂，（這是恐字的效用）想到這裏，回頭看見棹上黑壓壓的，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，（這是送字的效用）也就無話可說，掛出牌來，某缺着某人署理，求官到此，可謂功行圓滿了。於是走馬上任，實行做官六字真言。

做官六字真言

做官六字真言：空，恭，綳，兇，聾，弄」，此六字俱是平聲，其意義如

下：

一、空 空即空洞的意思，一是文字上，凡是批呈詞出文告，都是空洞洞的，其中奧妙，我難細說，請到軍政各機關，把壁上的文字讀完，就可恍然大悟，二是辦事上；隨便辦什麼事情，都是活搖活動，東倒也可，西倒也可，有時辦得雷厲風行，其實暗中藏有退路，如果見勢不佳，就從那條路抽身走了，絕不會把自己牽掛着。

二、恭 就是卑恭折節，脅肩諂笑之類，分直接間接兩種，直接是指對上司而言，間接是指對上司的親戚朋友，丁役及姨太太等而言。

三、綳 卽俗語所謂綳勁，是恭字的反面字，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，分兩種：一是儀表上，赫赫大大人物，凜不可犯，二是言談上，儼然腹有經綸，槩槩大才。恭字對飯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上司，綳字對非飯甑子

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下屬和老百姓。有時甌子之權，不在上司，則對上司亦不妨綑，有時甌子之權，操諸下屬或老百姓，又當改而爲恭。吾道原是活潑潑地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四、兇 只要能達到我的目的，他人亡身滅家，賣兒貼婦，都不必顧忌；但有一層應當注意，兇字上面，定要蒙一層道德仁義。

五、聾 就是耳聾：「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。」但，聾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義，文字上的詆罵，閉着眼睛不看。

六、弄 卽弄錢之弄，俗語讀作平聲，千里來龍，此處結穴，前面的十一個字，都是爲了這個字而設的；弄字與求官之送字是對照的，有了送就有弄，這個弄字，最要注意，是要能夠在公事上通得過才成功，有時通不過，就自己墊點腰包裏的錢，也不妨，如果通得過，任他若干，也就不用客氣了。

以上十二個字，我不過粗舉大綱，許多的精義，都沒有發揮，有志於官者，可按着門徑，自去研究。

辦事二妙法

一、鋸箭法 有人中了箭，請外科醫生治療，醫生將箭幹鋸下，即索謝禮，問他爲什麼不把箭頭取出？他說：那是內科的事，你去尋內科好了。這是一段相傳的故事。

現在各軍政機關，與夫大辦事家，都是用的這種方法，譬如批呈詞：「據呈某某等情，實屬不合已極，仰候令飭該縣知事，查明嚴辦。」「不合已極」這四個字是鋸箭幹，「該知事」是內科。抑或「仰候轉呈上峯核辦，」那「上峯」就是內科，又如有人求我辦一件事情，我說「這個事情我很贊成，但是，還要同某人商量。」「很贊成」三字是鋸箭幹，「某人」是內科，又或說：「我先把某部

份辦了，其餘的以後辦。」「先辦」是鋸箭幹，「以後」是內科，此外有只鋸箭幹，並不命其尋找內科的，也有連箭幹都不鋸，命其選尋內科的，種種不同，細參自悟。

一一、補鍋法

做飯的鍋漏了，請補鍋匠來補，補鍋匠一面用鐵片刮鍋底煤煙，一面對主人說：「請點火來我燒煙。」他乘着主人轉背的時候，用鐵錘在鍋上輕輕的敲幾下，那裂痕就增長了許多，及主人轉來，就指與他看，說道：「你這鍋裂痕很長，上面油膩了，看不見，我把鍋煙刮開，就現出來了，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，」主人埋頭一看，很驚異的說：「不錯！不錯！今天不遇着你，這個鍋子恐怕不能用了！」及至補好，主人與補鍋匠，皆大歡喜而散。

鄭莊公縱容共叔段，使他多行不義，才舉兵征討，這就是補鍋法了。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很多的。有人說：「中國變法，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了來醫

。『這是變法諸公用的補鍋法，在前清官場，大概是用鑿箭法，民國以來，是鑿箭，補鍋二者互用。

上述二妙法，是辦事的公例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合乎這個公例的就成功，違反這個公例的即失敗，管仲是中國的大政治家，他辦事就是用這兩種方法，狄人伐衛，齊國按兵不動，等到狄人把衛絕了，才出來做「興滅國繼絕世」的義舉，這是補鍋法。召陵之役，不責楚國僭稱王號，只責他包茅不貢，這是鑿箭法。那個時候，楚國的實力，遠勝齊國，管仲敢於勸齊桓公與兵伐楚，可說是把鍋敲濫了來補。及到楚國露出反抗的態度，他立即鑿箭了事，召陵一役，以補鍋法始，以鑿箭法終，管仲把鍋敲濫了能把牠補起，所以稱爲「天下才」。

明季武臣，把流寇圍住了，故意放他出來，本是用的補鍋法，後來制他不住，竟至國破君亡，把鍋敲濫了補不起，所以稱爲「誤國庸臣」。岳飛想恢復中

原，迎回二帝，他剛剛才起了取箭頭的念頭，就遭殺身之禍；明英宗被也先捉去，于謙把他弄回來，算是把箭頭取出了，仍然遭殺身之禍，何以故？違反公例故。

晉朝王導爲宰相，有一個叛賊，他不去討伐，陶侃責備他，他覆信說：「我遵養時晦，以待足下，」侃看了這封信笑說：「他無非是『遵養時賊』罷了。」王導「遵養時賊」以待陶侃，卽是留着箭頭，專等內科。諸名士在新亭流涕，王導變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對泣？」他義形於色，儼然手執鐵錘，要去補鍋，其實說兩句漂亮話就算完事；懷愍二帝，陷在北邊，永世不返；箭頭永未取出，王導這種舉動，略略有點像管仲，所以歷史上稱他爲「江左夷吾」。讀者如能照我說的方法去實行，包管成爲管子而後的第一個大致治家。

五結論

說了一大堆的話，在這收頭結大瓜的時候，不妨告訴讀者一點秘訣；厚黑的施用，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，不能把牠赤裸裸的表現出來。王莽的失敗，就是由於露出了厚黑的原故。如果終身不露，恐怕王莽至今，還在孔廟裏吃冷豬肉，韓非子說：「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」這個法子，也是定要的，即如我著這本厚黑學，你們應當秘藏枕中，不可放在棹上，假如有人問你：「你認識李宗吾嗎？」你就要做一種很莊嚴的面孔說：「這個人壞極了，他是講厚黑學的。我認他不得，」口雖這樣說，但，心裏應當供一個「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位，」你們能夠這樣做去，生前的事業，一定驚天動地，死後一定入孔廟吃冷豬肉無疑。所以我每聽見人罵我，我非常高興，說道：「吾道大行矣」。

還有一點，我前面說：「厚黑上面，要糊上一層仁義道德，」這是指遇着道學先生而言，假如遇着講性學的朋友，你同他講仁義道德，豈非自討沒趣？這個時候，應當糊上「戀愛神聖」四個字，若遇着了講馬克斯的朋友，就糊上一階級鬥爭，勞工專政」八個字，難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嗎？總之，面子上應當糊以甚麼東西，是在學者因時因地，神而明之，而裏子的厚黑二字，則萬變不離其宗，有志斯學者，細細體會！

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廿貳日收到

厚黑學（全）



中華民國廿三年二月十日出版
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廿七再版

厚黑學

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仙

版 有

著 者 富 順 李 宗 吾

總發行所 成都華西日報發行部

代售處 省內外各大書坊

代印者 成都日新工業社

注 意
(一)本書郵費每本一分，掛號及國外，照郵政章程加算。空函不覆。

(二)厚黑叢話第一冊至第三冊，每本大洋二角，郵費同上。

請
華
西
日
報

消息方面：

除置有收音機，收報機，專門接收各地廣播新聞外，并於京滬平津漢粵及歐美日本重要城鎮，聘請特約記者，發電并通信，故消息比內地任何報紙爲靈通。

言論方面：

聘有政論專家，及學術專家，撰擬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實業各種專門論文，以供各級讀者之需要，故訂閱本報一份，卽不啻與諸專家共聚一堂。

厚黑叢話：

本報厚黑叢話一欄，由李宗吾君，長期撰述，自廿四年八月一日起，逐日登載，每兩月或三月，刊一單行本，訂閱本報，則未出版之前，得以先觀爲快。

訂報價目：

每月報費，本市一元，省外一元二角，郵費在內。

地址：成都新街後巷子九號

電報掛號：四八八二